

辛稼軒年譜

邓广铭著

辛稼軒年譜

1825.6/2

社

K825.6/23

鄧廣銘著

辛稼軒年譜

夏承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759700

759700



## 內 容 提 要

南宋愛國詞人辛棄疾(稼軒)，前人雖已有年譜之作，但內容不夠完全，且有較多錯誤。本書搜集更多的直接史料，又用“比類推求”的方法，從宋人文集中搜羅出豐富的旁證，間接地確定了許多辛氏行事的年份月日，祛除了若干以誤傳誤的說法。本書曾經印行過，現重加增訂。對於研究辛氏的愛國思想及其活動，了解他的文藝作品的歷史環境，以及探討宋、金史事，都有很多的用處。

### 辛 稼 軒 年 譜

鄧 廣 銘 著

(原古典文學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長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江蘇如東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5.25 字數 124,000

1957年7月第1版 1979年9月新1版 197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3,000

統一書號：11186·13 定價：0.55元

## 題記

稼軒年譜的初稿，是在一九三九年編寫完成的。到一九四七年才由商務印書館印行了一次，印數大概只有一千冊。在出版之後，我又看到了前此不曾看到過的幾種材料，可以訂補初稿中的幾處缺失，同時也發見了初稿中對於稼軒某些行事的處理和安排還有未盡妥當之處，遂在近幾年內陸續續地對初稿進行了一些修改和補充的工作，把它改造成現在印行的這一本。

稼軒在世期內的一些重大歷史事件，特別是關於宋金的和戰、南宋人民對南宋政權的多次反抗鬥爭、以及南宋統治集團內的派系鬥爭諸事，在我進行改訂工作之時，本也打算盡量編寫在這本年譜的各個有關年代之內，但後來又考慮到，如果那樣作了，便將成爲那一歷史時期的大事年表，與年譜的體例便不甚符合，且也將使這本年譜的篇幅過分龐大，遂即放棄了那一計劃。

在這本修訂補充過的年譜當中，依然還有許多空白點有待填補。在已經編寫進去的某些事件當中，也許還有安排得不够妥貼之處。凡此種種，我在誠懇地期待着高明的讀者們給以指教和幫助。

鄧廣銘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寫于北京大學歷史系。

## 編例

(一)稼軒辛氏事蹟，因其文集之失傳，半已湮沒不彰。宋史本傳及筆記雜談中之記事，或多譌誤，或失枝節。是譜搜考所及，凡現尙可徵之南宋一代重要文獻：史籍、文集、方志、筆乘之屬，均旁蒐博采，以資參證發明。不分主輔，唯是爲從。

(二)是譜對材料之收輯，以細大不捐爲原則；披覽所及，其中凡有涉及辛氏之單詞隻字，均加以鈎稽而分別甄錄，期能集枝節爲輪廓，積破碎爲整體，辛氏行實之一般，庶可概見。

(三)是譜雖分年隸事，然亦兼用紀事本末之體。如平定茶商軍及剋置湖南飛虎軍諸事，或由稼軒定其局，或由稼軒經其始，其事之原委若不著明，則稼軒在此諸事件中之重要性無由概見。凡此等類，均於譜中原始要終，綜貫敘述，不以稼軒參與其事之時間爲斷限。

(四)是譜與稼軒詞編年箋注一書，互爲表裏，詳於彼者略於此，詳於此者略於彼。其一時所與交遊諸人，凡有交遊之跡可考而爲詞集所不見者，則於譜中著其事，並間及其人行誼大略。餘如王佐對湖南郴州起事民軍之鎮壓及湯邦彥因使金辱命被貶等事，似與稼軒無涉，而亦於譜中詳爲著錄者，均所以爲詞集編年之地，非敢喧賓奪主，橫生無謂之枝節也。

(五)凡所徵引之文字，均低格排比於各條目之下。其排列次第，唯本因事繁文之例，不盡以各書著作先後爲序。所引亦不盡錄全文，但亦僅有刪節，無所增易。

世系

始祖維叶

大理評事

高祖師古儒林郎

曾祖寂賓州司戶

祖贊朝散大夫

父文郁贈中散大夫

由狄道遷濟南

參軍

隴西郡開國男，亳州譙

縣令，知開

封府，贈朝

請大夫

按：右表見辛啓泰編辛稼軒年譜。據譜後自記，乃本諸濟南辛氏族譜者，當無可疑。五世之中，唯辛贊仕宦較顯，而遍查濟南、開封及亳州等志，其人物、選舉、職官各志中，均不著其名氏。其他諸人更無可考。稼軒進美芹十論簡子中謂：「大父臣贊……嘗令臣兩隨計吏抵燕山，諦觀形勢，謀未及遂，大父臣贊下世。粵辛已歲，逆亮南寇。」是則辛贊之去世蓋前於辛巳之歲（一一六一年）不久。稼軒作品中從未道及其父，疑已早卒。至稼軒有無兄弟，則舊譜不著，作品中亦無可考見。凡此均須待濟南辛氏族譜之發現而決，今唯一仍舊文而著錄於此。

## 辛稼軒年譜

辛棄疾，原字坦夫，後改字幼安，中年後別號稼軒居士，濟南歷城人。

宋史卷四百〇一，辛棄疾傳：「辛棄疾，字幼安，齊之歷城人。……嘗謂人生在勤，當以力田爲先，……故以稼名軒。」

周孚蠹齋鉛刀編卷三十，有詩題云：「辛棄疾始字坦夫，後易曰幼安，作詞以祝之。」

大父名贊，當宋室南渡時，累於族衆，未能脫身，遂仕於金。

稼軒進美芹十論節子云：「臣之家世，受塵濟南，代膺闔寄，荷國厚恩。大父臣贊以族衆拙於脫身，被汙虜官，留京師，歷宿、亳、涉、沂、海，非其志也。」

幼受學於亳州劉岳老（瞻），與党懷英同學，號辛党。

元好問編中州集卷三，承旨党公小傳：「公諱懷英，字世傑。……少穎悟，日授千餘言。師亳社劉岳老，濟南辛幼安其同舍生也。」

同書卷二，劉內翰瞻小傳：「瞻字岳老，亳州人。天德三年南勝登科，大定初召爲史館編修，卒官。党承旨世傑、鄭著作元興、魏內翰飛卿，皆嘗從之學。岳老自號櫻寧居士，有集行於世。作詩工於野逸，如「廚香炊豆角，井泉落椿花」之類爲多。」

劉祁歸潛志卷八：「党承旨懷英、辛尙書棄疾，俱山東人，少同舍。」

按：宋史稼軒傳謂「少師蔡伯堅，與党懷英同學，號辛、党。」未知所本。元遺山中州集以詩存史，時代亦去稼軒最近，其說自最爲可據，茲從以著錄。餘參本譜紹興十九年下按語。

秉奉祖訓，志切國讎，嘗兩隨計吏抵燕山，諦觀形勢。

稼軒進美芹十論劄子：「大父臣贊……每退食，輒引臣登高望遠，指畫山河，思投覺而起，以紓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憤。嘗令臣兩隨計吏抵燕山，諦觀形勢。謀未及遂，大父臣贊下世。」

因得深曉敵國形勢及兵家利害。

朱子語類卷一百一十，論兵：「辛棄疾頗諳曉兵事。」

程秘洛水集丙子輪對劄子二：「辛棄疾嘗爲臣言：「……棄疾之遺謀也，必鈎之以旁證，使不得而欺。如已至幽燕矣，又令至中山，至濟南。中山之爲州也，或背水，或負山，官寺裕廩位置之方，左右之所歸，當悉數之。其往濟南也亦然。」又曰：「北方之地，皆棄疾少年所經行者，彼皆不得而欺也。」」

甫屆成年，即乘機舉義，率衆南歸。

宋史稼軒本傳：「始筮仕，決以著，懷英遇坎，因留事金，棄疾得離，遂決意南歸。金主亮死，中原豪傑並起，耿京聚兵山東，稱天平節度使……棄疾爲掌書記，即勸京決策南向。……紹興三十二年，京令棄疾奉表歸宋，高宗勞師建康，召見，嘉納之，授承務郎……改差江陰僉判。棄疾時年二十三。」

按：謝枋得祭辛稼軒先生墓記有云：「公初卜，得離卦，乃南方丙丁火，以鎮南也，後之誣公者欺天亦甚哉。」謝氏未見宋史，而亦有以著筮仕之說，雖其對「離」之解釋有不同，然亦仍可證明筮仕之說爲確有其事。稼軒幼



秉家教，即刻刻以復讎爲念，其舉義南歸斷非待偶然之卦爻而決者，謂以此而促成其事則可，謂其事全繫於此則未免於誣矣。

南歸後娶妻范氏，爲邢台范邦彥（子美）之女，如山（南伯）之女弟。邦彥父子亦紹興辛巳歲相偕南下歸正者。

劉宰漫塘文集卷三十四，故公安范大夫及夫人張氏行述：「公諱如山，字南伯，邢台人。……父諱邦彥，宣政間入太學。其後陷虜，念唯仕可以行志，乃舉進士。以蔡近邊，求爲新息令。歲辛巳，率豪傑開蔡城以迎王師，因盡室而南。……女弟歸稼軒先生辛公棄疾。辛與公皆中州之豪，相得甚。」

牟嶽陵陽集卷十五，書范雷卿家譜：「范君雷卿以學事至響，示余以其家世本末。蓋范自唐以來爲邢之著姓。所居堯山范解村，環十里皆諸族。……四世祖通守，號河朔孟嘗。……爲蔡州之新息縣，紹興辛巳十月以其縣來歸。……乃僅添差湖州長興丞。……改簽書鎮江軍節度使判官廳事。召赴都堂審察，添差通判本府，以壽終於官。……公與辛公棄疾先後來歸，忠義相知，辛公遂壻於公。公當審時，陳公俊卿、王公炎皆知公，而公老矣，不果用，贊志以歿。」

按：據牟氏文，知稼軒於南歸後方婚娶，唯確在何年則無可考。宋制，都堂審察例由宰輔任其事。王炎、陳俊卿之同在朝堂，始於乾道五年（一一六九），至六年五月，陳俊卿即出知福州。藉知范邦彥之召赴都堂審察必亦在此期內。審察而改官，未滿而卒於任所，則范氏之卒至晚應在乾道九年前，是知稼軒之婚期，至遲亦當在乾道七八年內也。

子九人：稭、稭、稭、稭、稭、稭、稭、稭、稭。夙早殤。

參本年譜後所附稼軒後裔表。

女子之可考者二人：一適范黃中（炎），一適陳汝玉（成父）。

〔詩人玉屑卷一，趙章泉題品三聯：「隔林彷彿聞機杼，知有人家住翠微。片片梅花隨雨脫，渾疑春雪墮林梢。三年受用唯栽竹，一日工夫半爲梅。淵明不可得見矣，得見菊花斯可爾。前十四字或以爲坡語，或以爲參寥子十四字師號。余亦以後六句爲□道章少隱、王夢歌應求、范炎黃中十四字師號。范乃稼軒壻也。』

〔牟巖陵陽集卷十六，跋范令君晉陵時詩十九首：「晉陵范令君閒靜翁十九詩，余從其孫月觀提舉獲觀之。令君出爲招參，稼軒辛公壻也。長歌撫劍之歎，實有婦翁風概。』

〔牟巖陵陽集卷十五，題范氏文官花：「邢臺范氏文官花，粉碧緋紫見於一日之間。……辛稼軒嘗爲賦水龍吟，「白髮儒冠誤」，蓋屬瀆溪令君。……休寧令君，瀆溪孫而稼軒外諸孫，刻其詞置花右。』

〔至順鎮江志人物志：「范炎字黃中，如山子。以恩授新淦主簿，德安司理，改授通直郎，知晉陵縣，治績上最。西山眞德秀帥湖南，辟主管文字。年四十，以母老棄官歸養，特聘朝散郎，提舉華州雲臺觀。號閒靜先生。卒於家。有詩集行世。』

〔萬姓統譜卷十八：「陳駿，字敏仲。……子成父，字汝玉，克承家學。辛棄疾持憲節來閩，聞其才名，羅致賓席而妻以女。』

按：據上引諸文，知稼軒至少當有二女子，一適范炎，即稼軒妻兄范南伯之子；一適在閩幕賓陳成父。唯其孰

爲長，孰爲次，抑更有他女與否，則概不可考。

侍妾之可考者六人：曰整整，曰錢錢，曰田田，曰香香，曰卿卿，曰飛卿。

周輝清波別志卷下：「稼軒……在上饒，屬其室病，呼醫對脈。吹笛婢名整整者侍側，乃指以謂醫曰：「老妻病安，以此人爲贈。」不數日，果勿藥，乃踐前約。」

陶宗儀書史會要卷六：「田田、錢錢，辛棄疾二妾也。皆因其姓而名之。皆善筆札，常代棄疾答尺牘。」

稼軒詞集臨江仙題云：「侍者阿錢將行，賦錢字以贈之。」

稼軒詞集鷓鴣天（困不成眠奈夜何闕）有句云：「嬌癡却妒香香睡，喚起醒鬆說夢些。」

稼軒詞集「題阿卿影像」之西江月有句云：「有時醉裏喚卿卿，却被旁人笑問。」

稼軒詞集滿江紅（莫折荼蘼闕）四卷本甲集題云：「稼軒居士花下與鄭使君惜別，醉賦。侍者飛卿奉命書。」

南歸之初，寓居何地，今無可考，或隨官職轉徙而不常厥居也。淳熙八年（一一八一），卜築上饒城北靈山外之帶湖，以稼名軒，自號稼軒居士，有躬耕於是之意。

上饒縣志卷二十三，寓賢：「辛幼安……淳熙間卜築昌城北靈山外之帶湖。」

洪邁稼軒記：「國家行在武林，廣信最密邇畿輔……郡治之北可里所，故有曠土，三面附城，前枕澄湖如寶帶……辛侯幼安最後至，一旦獨得之……意他日釋位得歸，必躬耕於是，故憑高作屋下臨之，是爲稼軒。」

宋史稼軒本傳：「嘗謂人生在勤，當以力田爲先……故以稼名軒。」

帶湖居第後燬於火，移居鉛山縣期思渡瓜山之下，後遂世爲鉛山人焉。

廣信府志卷九，人物志：「辛棄疾，字幼安，號稼軒。……後愛鉛山期思渡之勝，因家焉。」

辛啓泰編稼軒年譜：「慶元二年，……所居燬於火，徙居鉛山縣期思市瓜山之下。有期思卜築詞。」

### 稼軒膚碩體胖。

蠶齋鉛刀編卷三十，有詩題云：「辛棄疾始字坦夫，後易曰幼安，作詞以祝之。」其詞云：「言不中律，行不適實，唯德之疾。以今之學，思古之作，唯疾之藥。凡吾之歎，攻不遺力，迨其去矣，吾膚自碩。瘋憂未亡，正氣以殘，小過不作，大德可完。中無所愧，其體則胖。祝子無止，豈惟幼安。」

按：張功甫（鑑）和稼軒韻之賀新郎詞有「何日相從雲水去，看精神峭緊芝田鶴」句，或即據此推斷稼軒之軀體爲瘦峭，然細繹張詞語句，蓋以「鶴壽有千百之數」，而鮑照舞鶴賦中有「朝戲於芝田，夕飲乎瑤池」之句，因即用「芝田鶴」以狀述稼軒之老而益壯，狀述其精神之愈益堅強，非謂其軀體峭瘦如鶴也。且即周信道祝詞中「中無所愧，其體則胖」兩語而推尋之，使稼軒實非胖者，是周氏不啻明言其「中有所愧」矣，亦恐無是理也。

### 目光有稜，背胛有負。

陳亮龍川文集卷十，辛稼軒畫像贊：「眼光有稜，足以照映一世之豪。背胛有負，足以荷載四國之重。」

### 紅頰青眼，迄至晚年，精神猶壯健如虎。

劉過龍洲集卷八，呈稼軒詩：「精神此老健於虎，紅頰白鬚雙眼青。未可瓢泉便歸去，要將九鼎重朝廷。」

### 而又才兼文武，調度高放。

崔敦禮宮教集卷六，代嚴子文作滁州奠枕樓記：「侯有文武材，偉人也。嘗官朝。名棄疾，幼安其字云。」

羅願鄂州小集卷一，送辛殿撰自江西提刑移京西漕詩：「英風雜文武，公獨可肩差。」

朱文公大全集卷八十五，答辛幼安啓：「伏維某官卓犖奇材，疏通遠識。經綸事業，有股肱王室之心；遊戲文章，亦膾炙士林之口。」

韓澆澗泉日記中：「辛棄疾字幼安，有機數。調度高放，詞語灑落，俗傳所謂稼軒長短句是也。」

謀猷經遠，智略無前。精明豪邁，任重有餘。

攻媿集福建提刑辛棄疾除太府卿制：「養邁往之氣，日趨于平；晦精察之明，務歸于恕。」

衛涇後樂集辛棄疾充兩浙東路安撫使制：「某官謀猷經遠，智略無前。……其才任重有餘，蓋一旦緩急之可賴。」

宋史稼軒本傳：「棄疾豪爽，尚氣節，識拔英俊。」

平生以氣節自負，功業自許。

稼軒詞甲集范開序：「公一世之豪，以氣節自負，以功業自許，方將斂藏其用以事清曠，果何意於歌詞哉，直陶寫之具耳。」

徐元杰樸菴集卷十一，稼軒辛公贊：「摩空氣節，貫日忠誠，紳綬動色，草木知名。」

素少許可之理學宗師及其門徒，亦莫不深相推重。

朱文公大全集卷六十，答杜叔高書：「辛丈相會，想極款曲，今日如此人物，豈易可得。」

黃幹勉齋集卷四，與辛稼軒侍郎書：「恭維明公以果毅之資，剛大之氣，真一世之雄也。」

同書卷十一，與金陵制使李夢聞書：「嘗觀近日出而圖回國事，其能自有所爲者莫若辛幼安，不能自爲而資人以有爲者，莫若吳德夫。辛幼安之才世不常有，如吳德夫者常人可學而能之也。」

然而讒擯銷沮，南歸四十餘年間，強半皆廢棄不爲時用，用亦不得盡其才。遂乃自詭放浪林泉，藉歌詞爲陶寫之具。而世亦竟以詞人稱焉。

洪邁稼軒記：「侯以中州萬人，抱忠仗義，章顯聞于南邦。……使遭事會之來，掣中原還職方氏，彼周公瑾、謝安石事業，侯固饒爲之。此志未償，因自詭放浪林泉，從老農學稼，無亦大不可歎？」

勉齋集與辛稼軒侍郎書：「恭維明公……真一世之雄也，而抑退摧伏，不使得以盡其才，一旦有警，拔起於山谷之間，而委之以方面之寄，明公不以久閒爲念，不以家事爲懷，單車就道，風采凜然，已足以折衝於千里之外。」

劉後村大全集卷九十八，辛稼軒集序：「烏虜，以孝皇之神武，及公盛壯之時，行其說而盡其才，縱未封狼居胥，豈遂置中原於度外哉。機會一差，至於開禧，則向之文武名臣欲盡而公亦老矣。余讀其書而深悲焉。」

劉辰翁須溪集卷六，辛稼軒詞序：「稼軒胸中今古，止用資爲詞，非不能詩，不事此耳。斯人北來，暗鳴鷲悍，欲何爲者，而讒擯銷沮，白髮橫生，亦如劉越石，陷絕失望，花時中酒，託之陶寫，淋漓慷慨，此意何可復道；而或者以流連光景志業之終恨之，豈可向癡人說夢哉。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英雄感愴，有在常情之外，其難言者未必區區婦人孺子間也。世儒不知哀樂，善刺人，及其自爲，乃與陳若山等。嗟哉偉然，二丈夫無異。」

詞苑萃編卷五，載梨莊語云：「辛稼軒當弱宋末造，負管、樂之才，不能盡展其用，一腔忠憤，無處發洩，觀其與陳同父抵掌談論，是何等人物，故其悲歌慷慨，抑鬱無聊之氣，一寄之於其詞，今欲與搔首傳粉者比，是豈知稼

軒者。」

稼軒於詞家別開生面：悲壯激烈，發揚奮厲。本色自見，不主故常。橫絕六合，掃空萬古。而又胸貯萬卷，融會如神。蓋前代詞家所未有也。

宋史稼軒本傳：「棄疾雅善長短句，悲壯激烈。有稼軒集行世。」

稼軒詞甲集范開序：「世言稼軒居士辛公之詞似東坡，……其詞之爲體，如張樂洞庭之野，無首無尾，不主故常，又如春雲浮空，卷舒起滅，隨所變態，無非可觀。無他，意不在於作詞，而其氣之所充，蓄之所發，詞自不能不爾也。」

詞苑萃編卷二，旨趣，載顧宋梅語：「南渡以後名家，長詞極意瑰鑄，小調不能不斂手，以其工出意外，無可著力也。稼軒本色自見，亦足賞心。」

詞苑叢談卷一，體製，載沈東江（謙）語：「稼軒詞以激揚奮厲爲主，至「寶釵分，桃葉渡」一曲，昵狎溫柔，魂銷意盡，才人伎倆，真不可測。」

同書卷四，品藻，載彭羨門（孫通）語：「稼軒詞，胸有萬卷，筆無點塵，激昂排宕，不可一世。今人未有稼軒一字，輒紛紛爲異同之論，宋玉罪人，可勝三歎。」

同書同卷載徐鉉按語云：「詞至稼軒，經子百家，行間筆下，驅斥如意。」

後村集辛稼軒集序：「世之知公者，誦其詩詞，而以前輩謂有井水處皆唱柳詞，余謂耆卿直留連光景歌詠太平爾，公所爲（原誤作無），大聲鞞鞫，小聲鏗鏘，橫絕六合，掃空萬古，自有蒼生以來所無（無字原脫）。其穠纖綿密者亦

不在小晏、秦郎之下。余幼皆成誦。」

### 文章議論則英偉礪落，智略輻湊。

劉後村辛稼軒集序：「建炎省方畫淮而守，……其間北方驍勇自拔而歸，如李侯顯忠，魏侯勝，士大夫如王公仲衡，辛公幼安，皆著節本朝，爲名卿將。辛公文墨議論尤英偉礪落，乾道、紹熙奏篇及所進美芹十論、上虞雍公九議，筆勢浩蕩，智略輻湊，有權書衡論之風。」

### 書法亦飛動奇絕。

乾隆鉛山縣志卷十，藝文志，費元祿遊章巖記：「沙門之東，諸峯逼窄而起，皆石山也。視之，多宋名賢碑碣詩賦記銘之類，不可數記。顧苔蘚剝蝕不可讀，獨辛稼軒、劉子羽二碣稍可摩耳。而字楷奇絕，筆勢飛動。」

### 惜年遠散沒，今則多已無可考見云。

按：稼軒作品之傳於現在者，唯詞集較完好，凡存詞六百二十餘闕。詩集、文集則亡佚已久，今散見於永樂大典殘卷與歷代名臣奏議及稼軒集抄存中者，計奏議雜文各數篇，詩百餘首而已。



宋高宗(趙構)紹興十年

庚申(公元一一四〇年)

金熙宗(完顏亶)天眷三年

五月十一日(公曆五月二十八日)卯時，稼軒生於山東歷城之四風閣。

辛啓泰編稼軒先生年譜：『先生生於是年五月十一日卯時。按先生歸宋時年二十三，爲紹興之三十二年，則生年爲紹興十年庚申。又按先生甲辰壽韓南澗詞，有「對桐陰滿庭清晝」之語，其爲夏月審矣。先生生日與南澗相去祇一日，見於生日次前韻和南澗詞自註。』

韓玉東浦詞水調歌頭，題爲「上辛幼安生日」，起句云：「重午日過六，靈嶽再生申。」

按：辛譜所著稼軒誕生之年月日時，於譜後自行申明其所本爲鉛山辛氏族譜，當無可疑。據韓玉詞「重午日過六」一語推之，亦正相合。

田雯古歡堂詩集卷三，濟南分題十六首，其九題云：「四風閣訪辛稼軒舊居。」全詩云：「藥欄圍竹嶼，石泉逗山脚。風流不可攀，誰結一丘壑。斜陽甸柳莊，長歌自深酌。」原註：「稼軒有一丘一壑詞。甸柳，村名。」

道光濟南府志卷七十一：「稼軒故居在歷城之四風牖。」

稼軒交游中年歲之可考者：

陳長卿(康伯)四十四歲(據宋史卷三八四陳氏本傳)。

虞彬甫(允文)三十一歲(王質雪山集卷五，樞密宣撫相公樂府序：「維大觀四年十一月戊子，二日丙寅，實生仁

壽虞公子蜀。」參楊萬里誠齋集卷一百二十，虞氏神道碑)。